



梦游之地

[莫桑比克] 米亚·科托 —— 著

闵雪飞 —— 译

据说，那里是一片梦游之地。
因为当人们沉睡时，
土地会移动到另外的时空。

Terra Sonâmbula
Mia Couto

中信出版集团

梦之游之地

「莫桑比克」米亚·科托——著
闵雪飞——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梦游之地 / (莫桑) 米亚 · 科托著 ; 闵雪飞译 . --
北京 : 中信出版社 , 2018.9
ISBN 978-7-5086-9079-7

I. ①梦… II. ①米… ②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莫桑比克-现代 IV. ①I47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11767 号

Terra sonâmbula by Mia Couto

© Mia Couto, 1992 by arrangement with Literarische Agentur Mertin Inh.

Nicole Witt e. K., Frankfurt am Main, Germany

“Línguas que não sabemos que sabemos” from “E se Obama fosse africano? e outras intervenções”

© Mia Couto 2009

Prefácio para Terra Sonâmbula

© Mia Couto 2018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梦游之地

著 者 : [莫桑比克] 米亚 · 科托

译 者 : 闵雪飞

出版发行 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 :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 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: 8.75 字 数 : 166 千字

版 次 : 2018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: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 : 01-2018-4020

广告经营许可证 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 : ISBN 978-7-5086-9079-7

定 价 : 58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 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 ,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 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 : author@citicpub.com

大方

sight

Terra Sonâmbula

Mia Couto

据说，那里是一片梦游之地。因为当人们沉睡时，土地会移动到另外的时空。当人们醒来，看到焕然一新的景色，他们便会知道，那天晚上，梦之迷离曾将他们造访。



(马蒂马蒂人的信仰)

什么推动道路向前？是梦。人们做梦时，道路是活的。
道路因此而存在，为了让我们与未来成为一家人。



（ 图阿伊的话 ）

人分为三种：
活人，死人与海中人。



(柏拉图)

第一章 5	—————	死去的路
肯祖的第一本日记 12	~~~~~	当世界与我们同龄时
第二章 35	—————	梦之文字
肯祖的第二本日记 43	~~~~~	世界天顶的坑
第三章 53	—————	木薯之苦
肯祖的第三本日记 61	~~~~~	马蒂马蒂，丰水之地
第四章 71	—————	斯格雷托的教导
肯祖的第四本日记 80	~~~~~	天国之女
第五章 97	—————	造河者
肯祖的第五本日记 105	~~~~~	誓言、承诺与欺骗
第六章 115	—————	淫荡的老女人

肯祖的第六本日记 120	~~~~~	返回马蒂马蒂
第七章 144	—————	用手梦见女人
肯祖的第七本日记 149	~~~~~	醉醺醺的向导
第八章 162	—————	火车的叹息
肯祖的第八本日记 166	~~~~~	金蒂诺的回忆
第九章 183	—————	孤独幻想
肯祖的第九本日记 188	~~~~~	介绍维吉妮娅
第十章 210	—————	沼泽之疾
肯祖的第十本日记 217	~~~~~	死亡营中
第十一章 234	—————	海浪书写故事
肯祖的最后一本日记 237	~~~~~	大地的书页
附录 247		我们不知道我们会说这些语言
代译后记 259		从《梦游之地》到《母狮的忏悔》 —— 米亚·科托书写中的 传统、女性与团结

中文版序

1976年至1992年的十六年里，我的国家成了内战的牺牲品。战争摧毁了莫桑比克的经济与社会，造成上百万人死亡。

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全然沦陷于战争的残暴。从住所，我们听得到爆炸声此起彼伏，看得见车辆运输伤亡的民众。在这种极端的残酷状态中，我失去了很多同事与朋友。我有时会想，如果我到前线打仗，或许会少受些苦，至少不会承受这种全然被动的旁观之苦。

1992年，签订了和平协议。几天之后，我和

弟弟想出趟城，驾车前往我们从前常去的地方。内战之前，我们经常一起出游，我们爱去草原，那里的风景连绵不绝，望不见头。以前，我们一看见道路就很开心，就像囚徒盼到了自由。那一天，我们驾车来到城市的边缘，望着无尽的风景在我们眼前展开。我们停下车辆，哭了起来。我看见我弟弟的头垂在方向盘上，他自言自语：我不能。我们两个退回了城市，因为无法越过那条看不见的边界。战争如同监狱的墙，横亘在我们内心深处。它杀死了道路，盗走了我们做梦的能力，以此完成了最后一场摧城拔寨。那些让国家沦为焦土的人一贯这样做：他们偷走了所有人做梦的能力。

恢复生活与做梦的能力显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在这一年，我出版了《梦游之地》，出于神奇的巧合，里面写到了这条路，它还活着，仿佛是对战争的反人性的一种反抗。

我此时在中国发行的这部小说，是对梦想的称颂，是对大地、人类与人情的赞歌。

我在写这部小说时，始终坚信一点：这并非只是一本我想写的书，而且是在世界之外构建一处所在。实际上，我喜欢的并不是书写，而是在字里行间填满声音与话语。那条我和弟弟无法企及的道路出现在《梦游之地》中，就像活生生的人。

这条路让我重返那段我屏蔽已久的时光，那段我向自己隐匿的过往。

如果你去过莫桑比克，就会理解这一点：所有人都想忘记内战，

仿佛它根本没有存在过。这种失忆成为共识。南非人的做法却不一样，他们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，希望将过去从种族隔离政策的罪行中拯救。

总之，内战让我们问自己，如何记住那些不可以被忘记的事。或者说，容易遗忘之事才是真正该记起的。为此，我们需要重返过去。这场返回不为寻找刽子手，而是要重新找到我们作为人的完整存在。

无论站在冲突的哪一边，我们所有人，都是牺牲者与负罪者。我们是胜利者，同时是失败者。我们都知道，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。但是，没有人能写下这场战争的历史，因为所有人既是天使，又是魔鬼。我们所有人，这些“自己人”，从中间劈成两半。在我的国家，文学邀请所有人反思这场过往。因为共识性的遗忘是假的：并没有人如此健忘。实际上，这场对历史的抹杀与记忆上的昏厥，无助于我们超越集体哀伤。我们需要重掌这段时光，即便那是不堪回首的过去。文学与诗歌前来拯救这场记忆的浩劫。这就是我写下这本书的原因。



第一章

死去的路

在那个地方，战争杀死了道路。公路之上，唯有鬣狗拖曳而行，于灰烬与尘埃之中嗅闻。风景中混入了从不曾见过的悲伤，现出几许附着于嘴唇的颜色。那是肮脏的颜色，脏得失去了所有的轻盈，忘却了在蓝中展翅的勇敢。那里，天空变得不可能。活人习惯于匍匐在地，认命地学习着死亡。

此刻在我们眼前延伸的路不与任何路交叉。它躺卧于地，比几百年还要漫长，独自承受所有的距离。烧掉的汽车在路边腐烂，那是洗劫的遗留。两旁的稀树草原上，唯有猴面包树静

观着这个萎谢的世界。

一个老人与一个小孩沿着公路而来。他们迤逦而行，仿佛行走是降生之后唯一的职责。他们向无处而行，有来而无去，等待前路漫漫。他们逃离了战争，它已污染了所有的土地。他们怀揣幻想而来，寄望在更远的地方找到一处安静的避难所。他们赤足前行，身上的衣衫色如大地。老人名叫图阿伊。他很瘦，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养分。小孩名叫木丁贾。从难民营出走的那一刻起，他便走在前面。看得出他有点瘸，迈步时腿总慢半拍。这是疾病的后遗症，就在不久之前，那场病差点把他拖进死亡。所有人都抛弃了他，老图阿伊把他捡了回来。孩子当时已经没有形了，鼻涕不是从鼻子而是从整个脑袋里横流而出。老人不得不重新教他一切：走路、说话、思考。木丁贾又变成了孩子。然而，因为生活的催使，这第二个童年过得飞快。当启程之时，他对歌唱驾轻就熟，自己编唱，只为消遣。然而，只有孤独为伴，歌唱最终自行离去。两位行者，凋零而无望，融进了这漫漫的长路之中。

现在，木丁贾与图阿伊在一辆烧毁的公车前停下了脚步。他们意见不一，发生了争吵，男孩将袋子墩在地上，扬起一片灰尘。老人喊道：

“孩子，我告诉你：我们将在这里安家。”

“在这儿？这辆烧得什么都不剩的车里？”

“你不懂，孩子。烧过了就不会再烧了。”

木丁贾不信。他看着原野，一切仿佛陷入了昏厥。那块土地上，光明剥离得如此彻底，实在没有心情来争辩对错。因此，他就没有再坚持。他绕着汽车转了一圈。车辆失控抛锚，横亘在道路中央。前端挤作一团，撞在一棵巨大的猴面包树上。木丁贾倚着树干，问：

“不过，图阿伊，路中间难道不更危险吗？躲在丛林里不是更好？”

“才不是。在这儿，我们可以看到过路的人。懂我的意思吗？”

“图阿伊，你总是什么都懂。”

“抱怨就没劲了。事儿可是你自己找的：不是你自己哭着喊着要找父母吗？”

“是我没错。但是路上总有匪徒经过。”

“要是匪徒来了，我们就装死。装成和这车人一起死了。”

他们走进公车。过道和座椅上犹自覆盖着烧成焦炭的尸体。木丁贾不愿往里走。老人在过道上前行，查看着这辆车的犄角旮旯。

“这些人都烧透了。你看，所有人都变小了，火仿佛喜欢看到我们变成小孩。”

图阿伊安坐于后排座椅，火没有烧到这里。孩子犹自害怕，迟疑着不敢深入。老人鼓励他：

“进来啊！这些尸体都被火舌舔干净了。”

木丁贾朝前方走去，每踩一下都怀着一千个小心。此处空